

汉川善书《打碗记》的创作

—善书的应用文形体分析—

林 宇 萍

—

善书是以劝善为目的的一类宣讲，它起源于宋代中期。代表性的作品是《太上感应篇》。到了清代、统治者以“宣讲圣谕”的形式启发民众的道德和法律观念。清代末期，朝廷编辑发行《宣讲集要》以后，《宣讲拾遗》等多种书籍，陆续编集发行于全国各地的善堂（慈善团体）。到了民国初年宣讲善书创出了旋律、带上了娱乐性，以曲艺的形式主要流传和盛行于湖北省汉川市地域，命名为“汉川善书”，享誉民间。现在这种宝贵的传统民间曲艺逐渐消失，只有少数艺人继续演出和创作。汉川善书是由“宣”和“讲”两种形式组成的。“讲”就是像小说似的叙述案证，“宣”就是通过像白话似的韵文（对词）来表达人物的感情。这形式虽然有文艺性质，跟一般的讲演不类似，但它的文艺形式是为了吸引听众而才有的，依然有跟讲演的性质相似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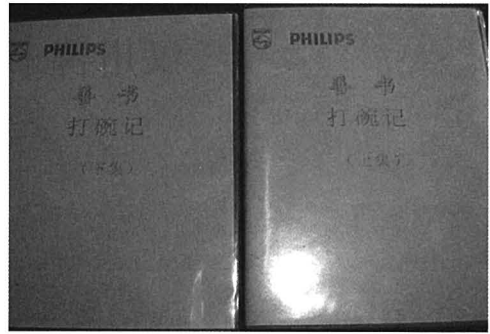
从场所划分，讲演有会场讲演。宣讲善书可以说是会场宣讲，宣讲的会场原来是公所或祠庙。民国以来有了营业性以后，会场移转了书馆。现在汉川市马口镇电影馆就是它的会场。但它的启蒙作用还活着。

从内容划分，讲演有社会活动讲演。宣讲也是社会启蒙活动。宣讲艺人现在为了生活表演，但原来不是娱乐活动，是纯粹的社会活动。从表达方式划分，讲演有记叙性、议论性、抒情性的讲演。宣讲善书的表达方式有说有唱，它都附着演讲的记叙性、议论性和抒情性。

针对性、鼓动性和有声性，是演讲的特点。宣讲也讲得多是听众最关心、最感兴趣、最想了解的内容。表达方式也因听众的文化水平而易，十分注意效果，感动听众，说服听众，以情感人，激发共鸣。讲得也悦耳动听，通俗易懂，明白如话，幽默风趣。

二

汉川善书《打碗记》是汉川市马口镇民间艺人袁大昌（湖北汉阳人，1928～）的作品。其内容、文体、唱腔都受到好评，1987年“第十届武汉之夏”的民间文艺活动中获得优秀奖。《打碗记》是善书代表作之一，其原稿和录像CD，如今在汉川市文化馆还收藏着。（《打碗记》的内容概要如下登记资料）



汉川善书《打碗记》是为了主张青少年应该孝敬老人而创作的作品。

按姜彬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1992年)说《宝碗》等《孝敬老人的故事》普遍在全国。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记录,福建省建阳县有《传家宝碗》(福建卷,1998年),浙江省绍兴市有《一只传家宝碗》(浙江卷,1997年),陕西省高陵县有《葫芦碗》(陕西卷,1996年),江苏省东海县有《葫芦瓢》(江苏卷,1998年)等的《孝敬老人的故事》。

这些民间故事的内容大体相同,把“碗”作为中心题材,讲着为抚养子女而受尽艰苦的老母,双眼失去了光明,还遭受儿女们的虐待,不愿敬仰老母的不孝儿子儿媳们,经孙媳妇的劝说而悔改,决心瞻仰老人的故事。

但善书《打碗记》好像不是袁大昌直接取材于民间故事。袁氏的作品一般取材于小说戏曲。我推想《打碗记》也是取材于小说戏曲创作的。现在淮剧剧目里有跟善书同名的《打碗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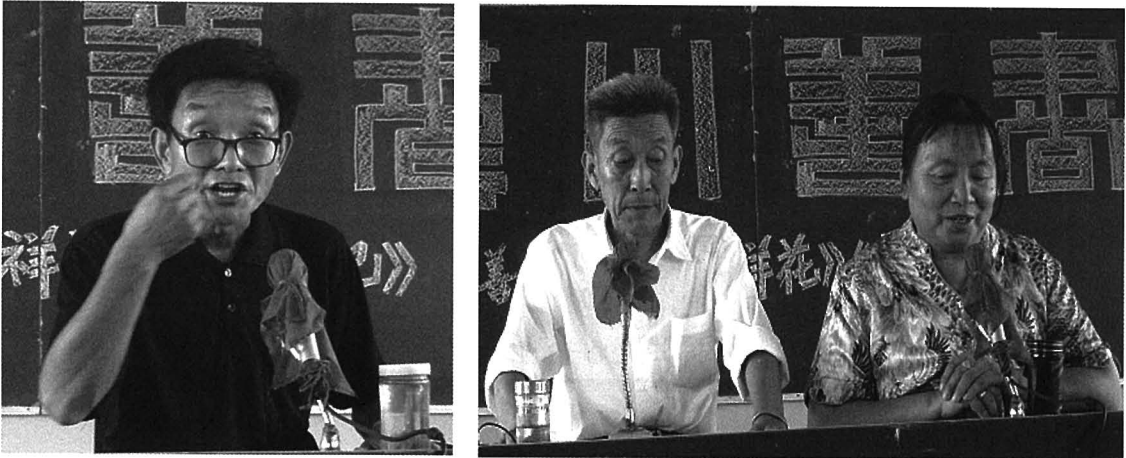
淮剧《打碗记》是由姜邦彦(江苏盐城人。1936~)、乐民(江苏盐城人。1933~)两个人合作,登载《江苏戏剧》1980年第5期的。它公开发表,得到1980~1981年全国优秀剧本奖以后,成为有名的作品。媒体也登载了虐待老父母的媳妇看了这作品以后,悔改心肠孝敬父母的报导。

前几年我们播出了一出戏曲《打碗记》,该戏是说婆媳矛盾的故事,媳妇如何不孝敬公婆。经教育,媳妇转变了,孝敬婆婆了。这出戏播出的第二天,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中说他们一家人流着眼泪看完了这出戏,戏中的每一个人物他们家里人都能对上号,看到戏中的“恶”媳妇如何不孝敬公婆,我们就联想到家中“坏”媳妇那凶狠的面孔,使他们家里人胆战心惊、痛恨欲绝。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看完播出以后,家里的“坏”媳妇“扑通”一声跪在了公婆面前,泣不成声地说:“爹,娘,你们二老放心吧,从今以后,我要像戏中的媳妇一样痛改前非,孝敬你们二老……”之后,我们又接山东、山西等地观众的来电、来信,要求重播这出戏。可见,戏曲与观众,观众与电视的关系是何等密切。(河南报业网络中心,2001年6月5日,陈金良《戏曲·戏迷·戏曲人》)

它影响到全国各地,而移植到河南豫剧、山西眉户等地方剧。善书艺人袁大昌究竟采用了什么脚

本,他自己没说过,而且现在我没看到淮剧以外的脚本,所以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他的创作晚于淮剧的创作,能断定袁氏借用这作品创作善书了。

2004年9月2日,笔者在汉川市政协协商委员会主办的讨论会上观看了袁大昌和他的弟子许国平等民间艺人小组的现场演出。本论文通过跟淮剧原作比一比,试从应用文的角度来分析善书脚本的写作特点,分析其朴素的句型、语言特点及其感人的故事情节。



三

原来民间故事《宝碗》里没有人物的名字,淮剧《打碗记》给人物起个名字。老母叫陈奶奶,她的长子叫陈大年,其媳妇叫孙如意,次子叫陈小寒,孙如意的母亲叫孙奶奶,陈大年的儿子叫陈进,其媳妇叫白玲。其故事情节如下;

孙如意听了天气预报知道下雪,马上让丈夫陈大年送老母到次子陈小寒家轮番奉养。她临走,陈大年要她喝鸡汤,但如意不许让她喝,而且把汤给猫喝了。陈大年怕老婆不敢说。可怜的瞎老母中途要自杀,偶然孙媳妇白玲救她的命,知道她是自己的老祖母,说明自己是孙媳妇,带回丈夫陈进家。孙奶奶斥责孙如意,白玲讽刺如意,让她改邪归正。

在淮剧《打碗记》,孙媳妇白玲用巧计假意袒护恶婆婆,在观众的面前暴露出她的不尊敬老人的丑恶表态。陈奶奶数说丈夫去世后独养孩子的苦境,最后白玲看了孙奶奶打破了老祖母的粗饭碗,说“今天你老把这传家之宝打坏了,将来我拿什么去孝敬我的婆婆呢!”孙如意听了媳妇的这一句话,顿时醒悟,把鸡汤盛在新的饭碗里供奉老人而道歉。

善书《打碗记》的情节基本上跟淮剧一致,但有些地方跟淮剧不同。第一,淮剧没有说明故事发生的地方,但善书把它写得明确。老母周元芝和她的儿子住的地方是湖北。长子大年住在沙市便河街桥东61号,次子小寒住在桥西380号。下了这工夫以后,故事显然更亲切湖北的听众了。第二,淮剧和善书是北方方言地区的文艺,但北方方言里面更有区别;淮剧用江淮官话,善书用西南官话。善书《打碗记》第1场《如意对大年》宣的对词里“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过性”的“过性”是个性的意思。“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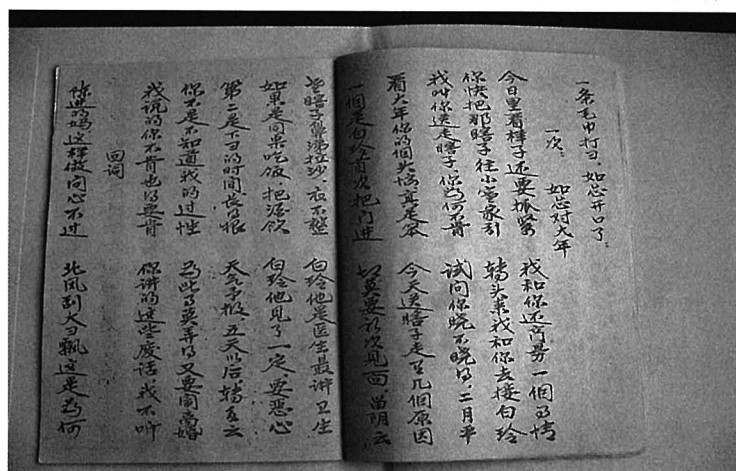
和“个”的发音在武汉都是 kō。又，“白玲突然想起了瞎老婆，便说，家家…”的“家家”是外祖母的意思。第4场《周元芝对亲家说苦》对词里“天明后，抱牵一个，又去告化沿门”的“告化”是叫花的意思。因为地方的听众不使用方言难懂内容，才有了用这些方言的表现。

淮剧是戏曲，故事情节是由作品的布局决定的。而善书是曲艺，有“宣”有“讲”，故事情节由“讲”叙述。作品开头的“讲”是很有趣的“说碗”，十分吸引听众的关心。它说；

此书名叫《打碗记》。各位，今天所讲之碗，不是景德镇的青花碗，醴陵的红花碗；也不是金边贴花碗，银边细磁碗；更不是金碗、银碗、铜碗、铁碗、锡碗、铝碗、搪磁碗，而是那湖南的粗饭碗。…这个碗既不是文物，又不是古董，却有一段不平常的故事。

善书，像说书一样用“讲”的形式继续说明故事情节，而中间出现的主要人物宣念“对词”，表示他的意志。第1场恶媳妇孙如意的宣词说；

今日里、看样子、还要抓紧，我和你、还商量、一个事情。你快把、那瞎子、往小寒家引，转头来、我和你、去接白玲。我叫你、送走瞎子、你为何不肯，试问你、晓不晓得、二月平。…



她鄙视自己的婆婆叫“那瞎子”，叱咤丈夫让他赶出失明的老母。宣的文体是韵文，但它不是格律严格的传统诗，使用平易好懂的词汇，像日常会话一样说下去。这样，善书通过说话体的韵文，描写出恶媳妇的残酷刻剥的性格。

善书《打碗记》由五个演员演出，他们分担脚色。许国平(男,)“讲”故事情节。因为演员的人数不多，他又宣陈大年，孙如意的母亲李育英，老母周元芝的词。袁大昌宣老母周元芝的词。王爱知宣孙如意和李育英的词。何早娥宣白玲的词。

宣的场次一共有4次。第1次是恶媳妇摧丈夫赶出失明的婆婆的宣词、和丈夫教训恶媳妇而终于说服不了恶媳妇长叹的宣词。第2次是老母被孙媳妇抢救后，向亲家李育英说明破饭碗的来历的宣词。第3次是恶媳妇的母亲李育英骂恶媳妇的宣词和恶媳妇的媳妇劝谕婆婆的宣词。第4次是老母向大家告诉以前照顾儿子和儿媳，而他们辜负自己的恩情的宣词。特别这第4次的老母的宣词比较长，让大家感动。

老亲家、若要把、我的苦问，提取了、当年的苦、老泪纵横。住的是、芦席棚、钻出钻进，无职

业、无处下力、难以谋生。每天是、吃了上餐、还要愁下顿、靠他爹、挑肩卖力、养活三口人。

...

这老母悲哀的宣词有感动听众的力量。讲故事的艺人对这一场宣词的作用说明如下：

瞎子婆婆说到这里，满屋人都痛哭起来。大年、小寒、如意、艳艳(二媳妇)，都跪在地上悔过。人心都是肉做的，想起婆婆原先很多好处。

从这篇文章看来，我们知道善书里的宣词有劝善的功能。在第1场听众听了恶媳妇的宣词后，肯定感到可耻；在第4场听众听了老母的悲歌后，肯定感到绝对不该伤害老父母。

在淮剧《打碗记》，孙媳妇白玲的作用比较大。她雄辩，口若悬河。特别她最后说的一句话对婆婆来作了很大的打击了。她是民间的“巧媳妇”。善书《打碗记》里的白玲的宣词也有这句话。她说，“莫弄得、到头来、自食其果，假若我、照样子、妈又如何。这个碗、现在还、不能打破，留到我、到日后、好供婆婆。”但善书不把这句话放在故事的结尾。就是说，善书不太强调白玲的机智，它发挥宣词的劝善功能。它没有明确的结语，故事讲到如意自主打破饭碗结束。它讲：

如意拿起那个瞎婆婆的专用碗，从窗子里使劲丢到渣滓堆中去了。只听到嘣的一声，这个伴了瞎婆婆大半生的湖南粗瓷碗，终于打破了。

结尾，它又添有趣的一句如下。

各位，欲问后事如何？下次请听两妯娌争着赡养瞎婆婆。

四

以上，我从应用文的角度来分析善书的文体。善书原来没有文艺性格，开始只有宣读皇帝的圣谕或解说圣谕。但只宣读圣谕不吸引民众，不能得到教化效果。所以下工夫向民众讲故事，答应他们的要求，才创造出了现在的有讲有宣的文艺性的文体。它不是完全属于娱乐。它的目的是通过娱乐性的文体不知不觉地教化听众。所以它可以说是一种抒情性演讲。

【主要参考文献】

- 1) 林宇萍·阿部泰記「湖北省における漢川善書の活動現状の調査報告～漢川善書の中国民間文化遺産としての保護の提唱～」、『アジアの歴史と文化』9輯(山口)、2005年3月
 - 2) 中国戯曲現代戯研究会編『打碗記・喜鵲鬧梅・蔡九賠鴨』、中国戯曲出版社、1982年8月
 - 3) 阿部泰記「宣講における歌唱表現—二重の「案証」効果」、『アジアの歴史と文化』8輯(山口)、2004年3月
- 阿部泰記「宣講の伝統とその変容」、『アジアの歴史と文化』7輯(山口)、2003年3月
- 阿部泰記『躋春台』—「宣講」スタイルの公案小説集、『笠征教授華甲記念論文集』(台北)、

台湾学生書局、2001年12月

- 4) 酒井忠夫『増補・中国善書の研究』東京、東京国書刊行会、1999年2月
- 5) 『中国曲芸音楽集成・湖北卷』(中国)、新華出版社、1992年
- 6) 『中国曲芸志・湖北卷』(中国) 文化芸術出版社、1993年
- 7) 陳霞『道教勸善書研究』(中国) 巴蜀出版社、1999年
- 8) 陳兆南『宣講及其唱本研究』(台湾) 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論文、1992年
- 9) 游子安『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中国)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0) 曹方林『孝道研究』(中国) 巴蜀書社、2000年9月
- 11) 李惠芳『中国民間文学』(中国) 武漢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 12) 駱承烈『中国古代孝道』(中国) 山東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
- 13) 劉守華『比較故事学論考』(中国)、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 14)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会啓蒙運動 1901—1911』(台湾)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67、1992年5月。

【添付資料】

《打碗记》的内容概要如下：

七十二岁的失明老太婆周元芝被称做“瞎婆”，依靠住在沙市便河街橋東的长子陈大年(其妻孙如意)和住在橋西的次子陈小寒(其妻李艳艳)的供养来生活。“瞎婆”在大年家吃一个月，在小寒家吃一个月两家轮班。大年和小寒都有“妻管严”，日常生活全部由自己的妻子来当家。妯娌孙如意和李艳艳都不孝顺，而且虐待“瞎婆”。给“瞎婆”一个专用的劣质大粗饭碗，让她吃剩菜剩饭，穿破衣濫衫。

那年2月28日，大年的儿子陈进要去车站接新婚妻子白玲、如意看“瞎婆”碍眼，早晨就要把“瞎婆”赶出门。外面狂风大雪，“瞎婆”不得不冒风雪过橋到橋西次子小寒的家，艳艳看还不到1点钟，说在橋東的长子家还有一顿饭，不让“瞎婆”进门。“瞎婆”想自己的年纪大了，眼睛也瞎了，孩子们不把自己当人，沒有了生活下去的乐趣。

于是，到了橋头也不想过去，想投河自尽。幸亏遇上陈进的妻子白玲来搭救才保了性命，把“瞎婆”护送到橋東大年的家，“瞎婆”把苦衷说给如意的母亲李育英。白玲和李育英跟大年、如意、小寒、艳艳讲了孝敬老人的道理。大年夫妇和小寒夫妇听后非常后悔，于是把“瞎婆”的專用粗饭碗给打破，决心以后对“瞎婆”行孝，使故事有了圆满的结局。